# 通鑑擥要

卷三 起宋英宗治平二年

卷四 至宋欽宗靖康二年

LIBRA

通鑑擥要卷三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焦紹祖成一參閱

英宗皇帝 諱宗實更名曙仁宗從兄濮安懿王允讓子在位四年

乙巳治平二年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司馬光獨奮筆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

修以爲名不可沒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 秋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司馬光上疏略云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

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丙午三年春正月契丹復改國號曰遼○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議固爭章七上而不報遂劾歐陽修首開邪議韓琦等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亦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既而太后手詔中書尊濮王爲

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皆繳納御史勅諸家居待罪於是誨等皆罷濮議亦寢

冬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爲皇太子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三月歐陽修罷

修以議濮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偶修於是獨爲古文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于廢書簏中讀而心慕之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

信賞自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累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參知政事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為迂闊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秋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

# 中 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

輙不爲哉與富弼齊名號
稱賢相人謂之富韓公

以趙抃參知政事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入謝帝謂曰聞
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
易亦稱是乎遂
拜參知政事

冬十月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
山遂復綏州

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
于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

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竄种諤于隨州

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使趙禼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乃命判永興軍

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論。謂乃安置隨州

神宗皇帝 諱頊。英宗太子。在位十八年

戊申 熙寧元年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

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

秋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

冬十一月郊

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詔學士議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也太史公書之以見其

不明耳○賈誼傳秦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帝訪以治道弼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是職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

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自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更變帝問侍讀孫固固對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叅

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復言

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端乘之而起．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帝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

初泉人呂惠卿．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撿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脇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

與號爲新法須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曰公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上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絶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初邵雍於天津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禽鳥得氣之先南方地氣至矣帝必用南人作相多引南人天下自此多事矣

至是驗

夏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上疏言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罷誨知鄧州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君實光字

秋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至是又言安石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乞速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不聽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告民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鄉必有校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數召見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廷中人曰御史不知帝未食乎顥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呂惠卿附王安石轍與論多相牾會青苗法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以爲河南推官

##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詔曰可初王安石旣與呂惠卿議

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二分息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帝問光，光對曰：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惠卿辭塞，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陜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

曰然陛下嘗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江充漢武帝所信任李訓唐文宗朝拜相

## 冬十月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更何以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厚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

過。但不曉事。
又執拗耳

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凡得廢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
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

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
一人。提舉官。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
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民。乃欲得之。
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
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
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

間喧然以爲不便

十二月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少喜談兵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呂公著薦載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王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

南山

下

庚戌三年春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户及坊郭户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

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命呂惠卿諭旨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

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辨論於經筵安石不

樂帝欲大用光安石曰光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用臣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會安石復起視事乃允光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

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試進士遂專用策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値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所學不正數請絀之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

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怨公著。謫貶潁州

## 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李定。少受學於王安石。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具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監察御史裏行。敏求。頌。大臨。言定不由銓考。隳紊法制。封還制書。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

職天下謂之三舍人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爲簽書鎮寧節度判官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帝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顥以言不行乞罷許之

秋七月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帝問軾方今政令得失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鎮以安靜

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覇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帝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部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徙知舒州初師中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

世貴其先識

##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極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

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兵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户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

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 立保甲法

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

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户得免

以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行募役法

呂惠卿曾布相繼畢具條貫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民數自詣開封訴臺諫多論奏因謂王安石曰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

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屋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辛亥 **四年春二月更定科舉法**

帝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王安石言於帝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

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須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

惟王安石是信若臣罪與范鎭同即乞依鎭例致仕若罪重於鎭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絶口不復論新法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時新法皆出司農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涉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蹶，古文蹶字，音隻，跳躍也。

罷知開封府韓維

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帝以問王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

如此。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雖以言不用。力請外郡。乃出知襄州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

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皆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十害。繪文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

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貶繪摯璪亦落職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爲人慓悍陰刻未冠舉進士睥睨一世鄧綰曾布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

侁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爲之試藝如進士法至是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

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
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

壬子

五年春三月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

夏五月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秋八月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諡文忠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言無所疑緯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

談史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撰五代史法嚴辭約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 貶唐坰爲潮州別駕

坰嘗上書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搢笏展疏目

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

貶潮州別駕

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定方田及均稅法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分地計量參定肥瘠分五等以定其稅則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

癸丑 六年夏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
仕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
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
司理歷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
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
名之未幾卒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
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說又著
通書四十篇言約而道大有功於學者
掾南安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
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
嘗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
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
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甲寅七年春三月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時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發馬遞之且云旱繇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翼日令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讙呼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

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罷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罷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爲

傳法沙門惠卿
爲護法善神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

乙卯八年春正月竄鄭俠于英州罷叅知政

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捜俠篋得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按

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丁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天下豈有不化者乎帝又問卿兄

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悦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 夏閏四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

##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宮

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遂頒于學宮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宮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又作字說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人復來議疆事帝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至遼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爲使契丹圖上之遼使爭議不決帝問王

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遣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王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强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帝以災異數見。詔求直言。語王安石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毋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丙辰九年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

安石再相屢謝病求去帝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娶安石女而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人光貽書充曰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充不能用珪無所建明卒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

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須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語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丁巳十年秋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字堯夫自號安樂先生程顥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元祐中賜謚康節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呂大防

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
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銘行于世

戊午元豐元年夏六月以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黙然

己未二年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

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

敢不受教

## 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

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逮赴臺獄。詔定等治之。鍛煉久之。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

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修起居注王安禮。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今一旦致軾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遂得輕比。弟轍。亦坐謫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凡二十二人

壬戌 五年夏四月以蒲宗孟爲尚書左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直

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爲容

以曾鞏爲中書舍人

鞏文章本原六經。少與王安石游。帝嘗問王安石何如人。對曰。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王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

癸亥 六年夏閏六月司徒韓公富弼卒

弼皐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 冬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唐白樂天爲香山會有九老

甲子

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冬十

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光徧閱舊史旁採小說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

殿學士降詔奬諭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崩太子即位 太皇太后臨朝聽政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保甲保馬方田市易法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遣內侍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

道先生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授楚州教授訓諸生

曰諸生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侁字子駿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

丙寅 元祐元年春閏二月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 罷青苗法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蘇軾曰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緣以爲姦三代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

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僱役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 夏四月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司馬光呂公著共疏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崇政殿說書頤上疏言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

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 王安石卒

安石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生強忮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辯博濟其說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於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

罷至此乎良久曰
此法終不可罷

##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

## 六月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

所問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可。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

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
情讞凡十科舉上詔從之

##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光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光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丁卯二年秋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風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光

庭易爲輔。蜀黨以軾爲首。而陶等爲輔。
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
而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
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
之。以問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
黨。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
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
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戊辰三年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
軍國事

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首
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

桀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其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鎮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詩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

生卒諡忠文

己巳 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 諡正獻

夏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

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 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置確于法范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

庚午 五年春二月文彥博致仕

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言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蘇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時熙豐舊臣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

怨謂之調停。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調停之說遂已。巖叟亦言於帝曰：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 冬十一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諡獻簡○欽之。堯俞字

壬申 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

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

有事變。惟此人當之

癸酉八年秋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

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諫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

初侍御史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容約畏助己超遷畏禮部侍郎至是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呂惠卿等行義各加品題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

甲戌紹聖元年春三月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其意盡紬元祐之政轍上章辨論帝怒范純仁從容解

之帝爲之少霽輒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 夏四月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被召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旣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

必其知出於我耶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

希赴成都過闕章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宣仁英宗高后也

復免役法五月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
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
悉不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
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
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

將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
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尚書左右
丞許將將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

八月復免行錢冬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

成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録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實録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録數與祖禹等爭辯大要是安石爲之晦隱黄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冬十月貶監察

御史常安民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抑其權惇遣所親語之曰若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耶惇益怒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丙子三年秋九月廢皇后孟氏 時劉婕妤侍寵與后有隙

末幾后養母爲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婕妤與婕妤內侍郝隨搆成是獄廢之

丁丑 **四年春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蔡卞黨薛昂林自乞毀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目義沮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時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

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姦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惇爲哉

閏月以許將爲中書侍郎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

對曰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

冬十一月復立市易務

戊寅元符元年春三月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復起結內侍郝隨爲助媒櫱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己卯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

大喜遂立焉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册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南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

我厚矣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浩字志完

閏月子茂卒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卽位太后權同聽政瑞王神宗第十子太后神宗后向氏也

二月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夏四月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

純仁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侍御史龔夬等、論卞罪浮于惇、乃出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秋七月太后罷聽政、九月章惇、有罪免、冬十月蔡京、有罪免。

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帝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旣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以杜惇卞復起之前。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于要地。異時惇

古縱未至蔡京足以兼二
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通鑑擥要卷三

# 通鑑學要卷四 續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商有焉翔嶽參閱

徽宗皇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子立之在位二十六年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高平公范純仁卒 謚忠宣

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發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人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

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雷州，後徙睦州，卒。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八百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眞。伯雨抗論愈力。既而欲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冬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訪書畫奇巧，留杭州。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復召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讀

洵武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韓琦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於是帝決意相京矣

壬午 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貫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
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
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
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司諫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
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
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可
據以行於是光等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蘇轍范純仁劉奉世等五十餘人不得
與在京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

無得官
京師

以蔡京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善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旣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明年一罷之

京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復紹聖役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時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待制以上官蘇軾等餘官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內臣張士良等凡百二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

癸未二年秋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

（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甲申）三年夏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乙酉）四年冬十二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務以侈靡眩惑人主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爲

豐亨豫大之說。覩官爵財物如糞土。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陛下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

三月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丁亥 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

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用之

三月立八行取士科

孝友睦婣任恤忠和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秋九月故直祕閣程頤卒

頤嘗言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魚惟綴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世稱頤爲伊川先生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

己丑 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禾上書劾貫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

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一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遂謫

## 夏六月蔡京有罪免

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謹事蔡京遂代爲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執中雖不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帝問蒙曰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

爲京閒而銜之

夏五月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彗出奎婁帝令侍從官指陳闕失石公弼等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

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辛卯 政和元年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行污而不齒於人、貫使遼、道盧溝、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

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對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女真即女直其國舊屬于遼遼主是强盛時遼主延禧號天祚皇帝

壬辰二年春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夏四月復行方田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甲午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十一月

遼遣將伐之遼軍大敗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顔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遂於是月朔即皇帝位且曰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顔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

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秋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

丁酉 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靈素為道士善妖幻召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作上清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時道士皆有俸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語上下為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

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

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册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羣臣及道籙院上表册之

冬十二月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罷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皃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戊戌重和元年春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

海使金約夾攻遼

通金好自此始

己亥宣和元年秋七月以童貫爲太傅

時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

九月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與少宰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褲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以戲笑取悅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

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冬十二月黜秘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輔上疏諫曰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

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呂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顏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曰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及貶怡然就道

##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

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頗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蔡京薦之會高麗使還言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

庚子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尋死

夏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攸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

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曰吾固不解此即此見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冬十月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士鯯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臘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不旬月聚衆至數萬遂陷睦歙杭衢等州詔童貫率師討之貫承詔罷花石綱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辛丑 三年春二月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

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叔夜使閒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

兵距海誘之戰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壬寅 四年春三月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先是趙良嗣使金與金人約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析津府少師鄭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乃復乞舉兵朝散郎宋昭曰金限於遼猶虎狼之限於阱也今之攻遼是去陷阱而懷虎狼也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真即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乃以貫為撫軍

使攸副之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 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詔班師

貫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東路兵趨白溝西路兵趨范村遼人譟而前敗績士卒多傷帝聞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

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灾卹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冬十二月金克遼燕京

童貫再舉代燕不克成功乃密遣使如金約夾攻遼金兵至居庸關遼人不戰

而潰遼臣本表降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癸卯五年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秋八月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會

冬十一月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瑴遼平州人遼主走山西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推瑴領州事耶律淳死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拒弗納金人入燕京加瑴臨海軍節度仍知平

州六月穀以平州來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穀爲節度使金人聞穀叛遣斡离不襲平州穀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并穀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黨項二月至應

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是爲西遼

夏六月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字器之少從學於司馬光除諫官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上殿虎年既老羣

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使小吏吳默持書啖以郎大用啗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冬十月金將粘没喝斡离不分道入寇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没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

# 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

藥師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召之入朝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惟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觀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内地不復防制至是金兵南下藥師帥所部兵以降斡离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

爲鄉導縣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以皇太子爲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意欲內禪避兵東幸太常少卿李綱謂給事中吳敏曰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以李綱爲兵部侍郎

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

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
結怨於遼金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
　陛下肆諸市朝傳
首四方以謝天下

欽宗皇帝諱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梁方平之師潰于黎
陽金人遂渡河

金將廸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
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
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

勔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地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聲焰薰灼時謂東南小朝廷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斡离不濟河郎下詔親征遣蔡攸守文粹中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金斡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爲質

斡离不軍抵汴城門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乃退遣使來議和帝命李梲使金軍斡离不謂之曰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閒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

王汭等皆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綱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往金軍

爲質以求成

种師道帥師入援

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入見帝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李邦彥不從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

而遁

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兵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必勝帝然之約日舉事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取康王以歸金候吏覺之斡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綱率諸將出救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

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

用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幹離不詰責用兵違誓之故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東等千餘人上書言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忌嫉賢能動爲身謀所謂社稷之賊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軍民數萬人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詔割

三鎮地以畀金金斡离不引兵北去

斡离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退師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邦彥免

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謟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不可使解兵權帝謂其老難用翰曰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還雲中留軍圍太原三月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离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已黜罷元主和

義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古爲河北制置使。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离。不遂出境。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今歸德府

太上皇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因言皇帝

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詰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苻應舉發策有詆元祐諸臣義焞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

石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不復知其非忽聞之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於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鎭不可棄云

六月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

見聽用每有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乃以綱爲宣撫使綱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許翰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旣行之後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爲感動○秦白起被誣刎于杜郵時耿南仲欲害綱故也

秋七月竄蔡京子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八月金粘沒喝斡离不復分道入寇

九月金粘没喝陷太原。蔡攸朱勔伏誅。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珏胡安國于遠州

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耿南仲惡之方間于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少遂除中書舍人及綱罷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游說珏坐貶安國封

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

罷西南勤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移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黄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冬十一月金粘没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

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因請康王往使詔雲副王使幹离不軍許割三鎮地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雲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居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祠民遮道諫王弗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執雲殺之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王如相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

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真定募
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
以見王以
爲承信郎

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其法用七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伎藝
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
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
自如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
爲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

斡离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如河北斡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南仲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 金斡离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

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恪計無所出客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

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府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閏月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令死士秦仔等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河北兵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

王讀之嗚咽

軍民感動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帝命何㮚請成粘沒喝斡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言金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金軍奉表請降

十二月康王構師師入衛次于東平

丁未二年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春正月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帝自金營還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覩者無不流涕詔割兩河地以畀金使至兩河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降民猶不肯金人復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

河東割地使劉鞈自經于金軍

斡使金。金人欲用斡。斡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

##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澤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至衛南。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

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二月金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金人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

私第。獲免。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王哉。罵不絕口。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

李侍郎一人

康王構次于濟州。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

御史馬紳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至是金立邦昌邦昌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爾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居宜寓直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軍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

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

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

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
藝祖太宗為法

##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諸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丞後

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

論靖康大臣誤國罪也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

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
死何㮚孫傅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
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六月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詔諸路訪
死節之臣以聞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言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
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
監司郡守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
人迎還二帝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
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
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莫若於河北置招

撫司河東罷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是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

##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

澤在襄陽聞黄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

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金斡离不死

斡离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没喝未之許會其死遂中輟蓋粘没喝專權冀乞買守位而已

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

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願陛下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

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飛武經郎○欒
枝將攻楚軍使衆曳柴揚塵詐爲衆走
楚師逐之敗績楚伐絞莫敖令人采樵
誘絞人出絞獲采樵三十人明日絞人
爭出楚人伏
山下大敗之

## 秋七月以范致虛知鄧州

有詔欲幸東南避敵李綱極言其不可
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
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
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
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
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陛下

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帝乃許幸南陽以致虛卿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
敵詔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
從遣使詣汴京奉迎
太廟神主赴行在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
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
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
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
見康王第言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
以我為念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
帝泣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
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

敗於

外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

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侍御史張浚劾綱買馬招軍之罪黄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綱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招撫經制司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極

謀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授其從者曰我死爾致此於吾親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東初未嘗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張邦昌伏誅○金盡陷河北州郡冬十月帝如揚州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

通鑑擥要卷四

通鑑臨手要

DS
735
A2Y36
1761
v.13-
14